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四十一

臣道

善行

奉使上

周王孫滿事定王時楚子觀兵於周王使滿勞楚軍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鑄鼎象物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

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列國屈完爲楚大夫時齊桓公率諸侯之師伐楚楚使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公陳師與屈完乘而觀之公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完對曰君惠徼福於弊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

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公遂
與完盟于召陵
臧文仲仕魯因歲饑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
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
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
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
遂使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
流行戾于弊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
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

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弊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

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展喜仕魯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喜犒齊師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弊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

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
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九合諸侯而謀其
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
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弊邑用不
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
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西乞術自秦來聘魯。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
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

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賓媚人仕齊。齊晉戰于鞍。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

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它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

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威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蹶由。吳子之弟也。時楚子伐吳。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

使問焉。曰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然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

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繇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繇志乃弗殺

晏嬰仕齊聘於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子曰其有故也嬰至孔子問之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君受幣也畀臣敢不跪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焉賜何足以識禮哉○嬰聘楚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使人縛一人從殿前

過。佯問之。此何罪也。左右荅曰。此齊人也。今犯盜。王謂嬰曰。齊國善盜也。嬰荅曰。臣聞江南生橘。江北為枳。土地使其然也。臣察此人在齊不為盜。今来楚為盜。亦土地使然也。楚王大慙

王孫圉仕楚。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

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説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

若夫白珩。先王之翫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議制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材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芊尹蓋仕陳。陳侯使為上介。從公孫貞子往弔吳之被楚兵。貞子及良而卒。蓋將以尸入。

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

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藺相如仕趙。趙時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與璧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

人可使報秦者。繆賢以相如有智謀。宜可使惠文王召相如問曰。秦王欲以十五城易寡人璧。可與否。相如曰。秦強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與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與璧而秦不與趙城。曲在秦。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請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惠文王遂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無意償趙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

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因曰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璧睨柱欲擊。秦王恐其璧破。乃辭謝相如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大王宜齋戒五日。臣乃敢上璧。秦王許之。相如度秦決負約不償城。乃使人懷其璧從間道歸于趙。相如既得歸。王以為賢使不辱於諸侯。乃拜為上大夫

趙倉唐仕魏為舍人時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倉唐請使以問於是乃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召倉唐而見之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拜送書於庭文侯曰子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斥帶則不更而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復太子擊

毛遂與平原君勝及門下士十九人至楚。欲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決。遂乃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王叱曰。胡不下。吾與爾君言。汝何為者。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臣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

王不得侍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理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竪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合從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王曰先生之言是也遂定從而還

淳于髡仕齊楚伐齊威王使髡之趙請兵賫

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王曰。笑有說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故笑。於是王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趙大發兵。楚人聞之而去。髡又為齊獻鵠於楚。道失其鵠。髡揭空籠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水上。臣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水。乃飛去。吾欲死之。恐人議吾

王以鳥之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奔赴他國。痛吾兩主使不通也。故來服罪。楚王曰善。齊國有信士

漢陸賈以客從高祖。名有口辯。常使諸侯。及高祖定天下。南海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賈至南越。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項羽為西楚霸王。

諸侯皆屬可謂至彊漢王起巴蜀誅項羽天
子聞汝王南越欲移兵而誅王憐百姓新勞
苦故且休遣臣授王印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于此漢誠聞之
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
衆臨越則越人殺王降漢如反掌耳於是佗
蹶然起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遂拜受
印為王稱臣以奉漢約賈乃歸報高祖大悅
拜賈為太中大夫

蘇武天漢二年為中郎將與其副張勝常惠等持節送匈奴使還既至匈奴單于將殺武等使衛律召武等受辭勝惠降武謂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不得死單于壯其節衛律說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武罵律曰女畔主背親為降虜於夷狄何以女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幽武置大窖中

絶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
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至海上廩食不
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
操持節旄盡落單于復使李陵説武曰足下
終不得歸漢汝之兄弟已死太夫人亦不幸
婦年少已嫁矣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
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武曰武
父子亡功德皆漢天子所成就位列將爵通

侯兄弟親近令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其後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求武得歸武凡留匈奴十九歲元始六年至京拜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田二頃宅一區

馮奉世宣帝元康元年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歸國會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攻殺王自立并殺漢使者畔漢揚言北道

諸國已屬匈奴奉世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難制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合萬五千人攻拔莎車城呼屠徵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而還帝甚悅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陳湯元帝建昭三年為西域副校尉時郅支單于常殺漢使侵橫諸國乃遣湯與甘延壽

使西域湯謂延壽曰郅支單于結怨諸夷屈辱漢使朝廷患之久矣若舉屯田吏士并發烏孫兵直抵城下千載之功可致也延壽然之因矯制發諸國兵胡漢四萬餘騎置官吏乃上疏自劾矯制之狀因分兵由葱嶺赤谷兩道鼓行而西去單于城三十里止而營單于怪之使人問之曰漢兵何以來湯曰單于亡國本屈意康居故來護單于耳單于不知意旨猶豫無備因夜進兵圍其城遲明拔之

斬郅支單于以歸

鄭衆永平初為給事中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明帝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班超永平中使西域為將兵長史既擊斬疏勒王忠遂通南道超乃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

宿姑墨尉頭諸部合五萬人救之龜茲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國各散退自是威震西域超既悉定西域諸國唯焉耆危須尉犁懷二心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焉耆國有葦橋之險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

他道厲度及到焉耆去城三十里止營大澤中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超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詔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户

五倫書卷之四十一

五倫書卷之四十二

臣道

善行

奉使下

三國蜀鄧芝為尚書時後主初立丞相諸葛亮深慮吳王孫權聞先主殂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宜遣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

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兼併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

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則江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吳遣張溫報聘於蜀蜀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欵乃當爾耶

吳趙咨為中大夫使魏魏主丕問曰吳王何

等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問其狀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四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畧也。丕曰。頗知學乎。對曰。王志存經畧。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丕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

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丕壯其言

馮熙為中大夫。使魏。魏主丕問曰。吳王若欲脩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旍巴蜀。而聞復遣使脩蜀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蜀使直以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教。每事必咨。敬養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罰必加有

罪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飢歲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丕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啗以重利熙不爲屈送至摩陂欲困苦之後又召還未至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紀陟孫皓拜爲光祿大夫奉使於魏入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

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憝既至魏帝見之使儐問曰來時吳王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僚陪位御膳無恙司馬昭饗之百僚畢會使儐者告曰其者安樂公也其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為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致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厥恩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

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疆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賜賚之厚爲之禮

唐蔣儼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爲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之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及至高麗爲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儼不屈。乃囚儼窟室中。其後高麗平。乃

得歸帝奇其節授朝散大夫

鄭元璹爲鴻臚卿母喪免會突厥提精騎數十萬攻太原詔起元璹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欲中國元璹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爲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入所部可汗一不得豈若什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爲兄弟使馹銜

箠於道令坐受其利不肯乃蔑德貽怨自取勞苦若何頡利遂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邊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

婁師德為監察御史時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諭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

漢中郡王李瑀唐宗室也肅宗即位回紇使

請昏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詔瑀攝御史大夫為冊命使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儀衛光嚴引瑀立帳下問曰王天可汗何屬瑀曰從兄弟也於是引瑀入瑀不拜可汗曰見國君禮無不拜瑀曰天子顧可汗有功以愛女結婚好前此皆宗室子今公主乃帝女有德容萬里下降可汗天子壻當以禮見安可踞受詔邪可汗慙乃起奉詔拜受冊

蕭昕為國子祭酒大曆中持節弔回紇回紇

恃功。逞讓昕曰。乃者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時歸我直。衆失色。昕徐曰。國家甚定寇難。功雖絲毫不遺賞。况鄰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顙乞和。非天子卹舊功。則隻馬不得出塞下。孰為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昕。遣使者約和

崔倫為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倫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囚倫

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及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

𣪶侑為太常博士轉虞部員外郎時回紇請和親憲宗命宗正少卿李孝誠奉使以侑為副既至虜庭回紇驕倨見漢使盛陳兵甲與其相不拜欲受漢使禮侑堅立不動宣命既畢虜使責之云欲留使者行人皆惶怖獨侑謂虜曰令可汗是漢家子壻坐受使臣禮是可汗無禮非使臣無禮也虜憚其嚴正卒不

敢逼

宋盧懷忠為內酒坊副使時朗州軍亂太祖將討之遣懷忠使荊南因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欲盡知之懷忠還奏曰高繼冲甲兵雖多而控弦者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苦於暴斂南邇長沙東距金陵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蓋日不暇給矣帝召宰相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假道荊渚因而下之萬全策也乃以懷忠為前軍步軍

都監遂平荊南以懷忠知江陵府

李若拙太宗時為主客郎中直昭文館帝令齎詔書充國信使以玉帶往賜交趾郡王黎桓若拙既至桓出郊迎詞氣尚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命則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謂桓曰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自交州牙校授之節制固當盡忠以報

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大臣僉議以為朝廷比建節帥以寧海表。今既蠻賊為寇害。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矣。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兵以翦滅之。使交賡無後患。帝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之。亦當漸至清謐。今則不復會兵也。桓憮然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恩過父母。未加誅責。自今謹守職約。保永清於漲海。因北向頓首謝

辛仲甫太平興國初以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党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爾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終不能屈

韓億為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皇后外姻也安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

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時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為恩意甚推美之

富弼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使契丹契丹主以用兵為言弼曰通好則歲幣盡歸於人主故人主專其利用兵則所亡士馬人主獨當之故人主任其禍契丹大悟他日又以得地為言弼曰北朝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

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契丹主遂不言地唯請議婚弼曰婚姻易生嫌隙不若歲幣之利久乃約定歲幣而歸

劉敞擢知制誥奉使契丹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問契丹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

如公言

孔道輔仁宗時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之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巵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

故對曰契丹比為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為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

高遵裕為供備庫副使鎮戎軍駐泊都監夏人寇大順城諒祚中矢遁會英宗晏駕遣遵裕告哀抵宥州下營夏人遣王盟受命以吉服至遵裕切責之遂易服既而具食上宮語及大順城事盟曰剽掠輩爾遵裕曰若主寇邊扶傷而遁斯言非妄邪夏人以為辱亟遣

人代對。終食不敢發口。輒忿怒曰。王人蔑視下國。弊邑雖小。控弦十數萬。亦能躬執櫜鞬與君周旋。遵裕瞋目曰。主上天縱神武毋肆狂獗以干誅夷。時諒祚覘於屏間搖手使止。神宗聞而嘉之。擢知保寧軍

錢勰。音協神宗授左司郎中。奉使弔高麗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

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為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雅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衛膚敏。徽宗時為祕書郎。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已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俟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果然。遂置幣

而返後復假給事中使金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使還言彼且大入勢不可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膺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知其兵已舉殊不爲屈及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膺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卒易以璽及授書欲令雙跪膺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卒單跪而受乃被羈留半年至涿州新城與斡离不遇遣人約相見且曰有例膺敏笑

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豈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而有二君也金人氣折聽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亹敏却不視曰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復為所留靖康初始還

崔縱仕確山主簿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縶莫肯往縱毅然

請行乃援右文殿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恐從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自陳聽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

朱弁為通問副使使金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粘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虗中来言和議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

還虜中欲幷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留幷曰吾来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帰願正使受書帰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将帰幷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幷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印以授幷幷卧起與俱金人迫幷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帰之漸幷曰豫汝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金人怒

絶其餱遺以困之弁忍飢待盡誓不屈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且移書耶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至則夕死夕至則朝死又以書與後使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當舍生以全義又召被掠士大夫語之曰吾已得近郊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

之常。諸君何悲也。金人知其終不可屈。遂不
復強
洪皓奉使至金。留幾一年。虜遇使人禮益削。
及至雲中。大酋粘罕迫與副使官。皓曰。萬里
銜命。不得御兩宮以歸。大國度不足以有中
原。當還本朝。乃違天以奉逆豫。豫可磔萬段
顧力不能。忍事之耶。今留亦死。不即豫亦死。
偷生狗鼠閒。甘鼎鑊不悔也。粘罕怒。命壯士
擁以下。執劒夾承之。皓不為動。旁貴人嗜曰。

此真忠臣也。粘罕怒少霽。遂流遞于冷山。雲中至冷山行兩月。距虜二千餘里。地苦寒。留虜十五年而歸

魏杞孝宗時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金通問使。帝面諭令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且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貝。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

保必勝手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
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
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
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附人比還上慰
藉甚渥

施師點孝宗假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朝議者以親王將
至命師點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
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不肯少動在

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請。乾道九年使還。有言其事于上者。帝嘉歎不已。及後金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宇文价於班列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怳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

羅點孝宗時為太常少卿兼脩注官。使金告光宗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人大寶曰

位不加實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元速哥蒙古怯烈氏。為人外若質直。內實沉勇而謀。雅為太宗所知。命使金。因俾覘其虛實。語之曰。即不還。子孫無憂不富貴也。速哥頓首曰。臣死職耳。奉陛下威命以行。可無慮也。帝悅。賜所常御馬。至河。金人閉之舟中。七日始登南岸。又三旬乃達汴。及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爾能共脩歲幣。通好不絕。則轉禍為福矣。謁者令

下拜。速哥曰。我大國使。爲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卮飲之酒。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速哥飲畢。即懷金卮出。速哥雖佯爲不智。而默識其地理阨塞城郭人民之強弱。既復命。備以虛實告。且以金卮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以賜之

郝經。世祖即位。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詔曰。朕初即位。庶事草創。卿當

遠行。凡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時宋相賈似道方以襄陽圍解有再造之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怨者。經諭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

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宋祚將不久矣。居七年。從者怨闘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前後十五年。抗節不少屈。先是至元十一年九月。用蠟丸帛書一詩繫鴈足。祝之北飛。詩曰。霜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明年三月。虞人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及伯顏帥師問宋執行人之罪。似道懼。始遣總管段佑送經還

張立道世祖時以功累遷臨安廣西道軍民宣撫使。先是安南主陳日烜拒使者不受命。遣將討之。失利而還。帝怒欲發兵丞相完澤等言立道嘗使安南有功今復使往宜無不奉命帝乃授立道禮部尚書佩三珠虎符賜衣段金鞍弓矢以行。至安南界謂郊者曰。語爾世子當出郭迎其世子日燇乃率其屬焚香伏謁道左。既抵府。日燇拜跪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其罪。為書曉之。日燇曰。比三世

辱公使。公。大國之卿。小國之師也。何以教我

立道曰。昔鎮南王奉詞致討。汝非能勝之也。由其不用嚮導。率衆深入。不見一人。遲疑而還。曾未出險。風雨驟至。弓矢盡壞。衆不戰而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耳。且雲南與嶺南之人習俗同而技相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復能抗哉。汝戰不利。不過逃入海中島夷。乘釁必來寇抄汝。汝食少不能支。必爲彼屈。汝爲其臣。

孰若為天子臣乎。今海上諸夷歲貢於汝者
亦畏我大國爾恤也。聖天子有德於汝甚厚
前年之師非上意。邊將讒汝爾。汝曾不悟。不
能遣一介之使謝罪請命。輒稱兵抗拒。遂我
使人。以怒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矣惟世子
計之。曰。燇拜且涕泣曰。公之言良是也。為我
計者皆不知出此。前月之戰。救死而已。寧不
知懼。天子使公來。必能活我。北面再拜。誓死
不敢忘天子之德。遂迎立道入。出奇寶為賄

立道一無所受。但要日㷀入朝。日㷀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有詒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惟巖等隨立道上表謝罪。脩歲貢之禮如初

梁曾。世祖命為吏部尚書。再使安南。朝臣薦陳孚博學有氣節。調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攝禮部郎中。為曾副。至安南。世子陳日㷀以憂制不出郊。遣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日㷀以不庭之罪。日㷀

遂出郊迎詔入自陽明門及講新朝尚右之禮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日燇所贈二人悉卻之

國朝趙秩奉使往日本泛海至折木崖入其境關者拒勿納秩以書達其王良懷乃延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國語王曰吾國雖夷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而通貢奉惟蒙古以戎狄涖華夏而小國視我而使其使趙姓者訹我以好語初

不知其覘國也既而使者所領水犀數十艘一時雷霆風波漂覆幾無遺類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新天子帝華夏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者之雲仍乎亦將詠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將刃之秩不爲動徐曰今聖天子聖神文武明燭八表生于華夏而帝華夏非蒙古比我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我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

古戈船百不當其一況天命所在人孰能違
豈以我朝之以禮懷爾者與蒙古之襲爾國
者比邪於是其王氣沮下堂延秩禮遇有加
遣其臣僧祖弃僧九人隨秩入貢奉表稱臣
貢馬及方物

李思聰錢古訓俱為行人洪武二十九年緬
國復遣使来訴百夷以兵侵其境土
太祖皇帝遣思聰等賫詔往諭之思倫發聞詔
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適其部酋刀幹孟叛

思聰等以朝廷威德諭其部衆。叛者稍退。思倫發欲倚使者以脤其下。強留思聰等又以象馬金寶為餽。思聰等為書諭却之。謂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為寶。所寶者惟忠臣烈士強兵勇將孝子順孫。宜送使者還朝。不為侵擾斯可以明爾忠君之心。思倫發大喜。邀思聰等設燕為樂。率其部衆送之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且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太祖以其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之。各

賜衣一襲

五倫書卷之四十二